

<<沈从文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沈从文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5310657

10位ISBN编号：7515310650

出版时间：2012-11

出版时间：中国青年出版社

作者：傅晓红

页数：170

字数：12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沈从文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沈从文》是《中学生延伸阅读大家小传》之一，由傅晓红编著。

《沈从文》简介：

沈从文(1902—1988)，湖南凤凰人，现代著名作家、历史文物研究家。

自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心中的“湘西世界”，创作出一系列代表作，如小说《边城》《长河》、散文集《湘行散记》等。

后转入历史文物研究，完成了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这一里程碑式的巨著。

其作品《边城》(节选)、《端午日》《腊八粥》《云南的歌会》等被收入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

。

<<沈从文>>

作者简介

傅晓红，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198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。

1986年进入《钟山》杂志社，历任编辑、编辑部主任、副主编、执行副主编。

现任江苏省作协创研室主任。

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。

著有人物传记《冰心》等。

编发的作品曾获全国百年潮报告文学一等奖、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、茅盾文学奖等。

<<沈从文>>

书籍目录

引子  
故乡与童年  
一本小书与一本大书  
辛亥革命这一课  
读一本小书与一本大书  
预备兵  
军营生活  
第一次恋爱  
在常德  
第二次从军  
山大王  
转折  
来到北京  
窘困与独立  
最好的朋友  
《红黑》与《人间》  
师生恋  
生离死别  
营救丁玲  
结婚  
论争  
《边城》  
流亡岁月  
重返北京  
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  
蜚声中外

## &lt;&lt;沈从文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山大王部队要派人去川东填防，有同乡来找沈从文，问他有个去四川的名额，文件收发员，月薪九元，愿不愿意干？

还告诉他，若愿意去，由他来同参谋处商调，将来回湘时再回原处，毫不费事。

听说可以去四川，沈从文又激动又高兴。

他想，当初当补充兵时，若是跟着部队开到四川，没有留守，自己的骨头早就腐烂了。

这命，就好像是捡来的，这次就是被子弹打死了，也不碍事。

另外，他一直有个心愿，想看看巫峡。

沈从文的两个朋友，从书上知道了巫峡的名字后，徒步从宜昌沿江上重庆。

他们回来后眉飞色舞地跟沈从文说起巫峡的高、大、险，那种趣味，实在让沈从文神往倾心。

他心想只要去了四川，再去巫峡就方便多了。

沈从文立即答应了同乡，不管给多少钱，不管什么位置，都愿意去。

三天后，他便随着人马上路了。

沈从文新的职务是机要文件收发员。

临动身时每人可以向军需处支领一月薪水。

拿到了九元钱，沈从文买了一双丝袜，半斤冰糖，其余的钱都扎在背包里。

当时天气很热，还用不上棉被，为方便行军，沈从文把两条旧棉絮送了人，背上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上路了。

这全部财产是：旧棉袄一件，旧夹袄一件，手巾一条，夹裤一条，袜子一双，鞋子一双，白布单衣裤一套。

再有的就是：《云麾碑》、《圣教序》、《兰亭序》、《虞世南夫子庙堂碑》，还有一部《李义山诗集》，这些碑帖比他的衣裤值钱得多。

湘、黔、川三个省份的接壤处，实在有许多秀丽的自然风光，沈从文一边跟着大部队行军，一边欣赏大自然的奇观。

一次渡筏，青青的毛竹扎成的竹筏，在静静的溪水中游动，两岸是夹竹林高山，让人感到无比的幽静，十年后，这极其鲜明的印象和感觉还留在沈从文的记忆中，他把这感觉写进了小说《边城》中。

有个叫棉花岭的地方，上三十二里，下三十五里，这个山坡把部队折磨了一整天。

可是分段分层慢慢爬上这样一个高坡，从岭头朝下望去，云雾缥缈，无数小山包在薄纱中若隐若现，那似若仙境的画面，十多年后仍然让沈从文神往激动。

在四川边境路过一个贸易集场，据说旺季这儿每次都有五千头牛马的交易。

还经过一个古寺院，看见十来株六个人也抱不拢的古松树。

寺中南边有一个白骨塔，塔顶形似穹庐，用刻满了佛像的石头砌成。

塔底有一圆坑，呈锅底状，里面人骨零乱，据称有千百具，有些腕骨上还套着麻花纹银镯，可谁也不敢去取它。

听寺僧说，前一年闹神兵，一城人都死了，半年后才将人骨收拢来，三年后再焚化。

真让人叹怜。

每日晚上落店，人多铺少，兵士们都养成了一条长凳当床睡的习惯。

沈从文一连三天都在长凳上睡觉，从没半夜掉下地来。

他不但在凳子上睡，还能在方桌上睡。

如果连一张板凳也弄不着，他们就睡在屋外的稻草上，望着夜空上的流星飞落，进入梦乡。

部队在龙潭驻扎了下来。

这是个富庶地区，市面不大，但商店整齐，有邮局、旅馆，还是桐油、花纱杂物的交易集散地。

龙潭有一个远近百里著名的龙洞，洞深得有半里路，高有数十丈。

洞中流出一股泉水，长年不断，寒冷彻骨，部队到达时正值6月，可兵士们没有一人敢去洗手洗脚，因为一碰此冰水，骨关节就会疼痛麻木，失去知觉。

沈从文却最喜爱到龙洞来，每天必来一回，在洞中的大石板上坐上半天，听洞水漱石的声音，吹凉风

## &lt;&lt;沈从文&gt;&gt;

解暑气，最后用一个大葫芦贮满了泉水回去，款待同事和朋友们。

那地方还有小河，沈从文也喜欢到河边去，独自坐在河岸高崖上，看船只上滩，船夫们背着纤绳，身体几乎贴在河滩的石头上，“那点颜色、那种声音、那派神气，总使我心跳。

那光景实在美丽动人，永远使人同时得到快乐和忧愁。

”（沈从文《从文自传》）。

沈从文默默地注视着船夫们的一举一动，船拉上滩后，船夫们伏身在河里喝水，坐在石头上用手拭汗……这一切照例能让沈从文感动得厉害。

平时的公务并不多，收到外来的文件，在簿籍上照款式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收；发出去也同样记上一笔。

沈从文保管着七本册子，一本是来往总账，六本是分记录。

这些册子每天晚上九点，必须送到参谋长房内，好转呈司令官检查。

沈从文每月可得九块钱薪金，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。

沈从文也不知如何花费，一发钱不是邀朋友们上街到面馆吃面，就是被朋友借用完，他自己从不知道缝制点衣服。

身上只有一件衣。

换洗时，若天气好，一会儿就晒干了；若天下雨，照规矩是不能赤膊去吃饭的，他只好老老实实饿一顿。

在进川部队里当差弁的，共有十二人。

沈从文与他们都混熟了，彼此关系都很好。

不过对那个当差弁头目的刘云亭，沈从文却特别感兴趣。

刘云亭有二十八岁了，原来是个土匪，真正的山大王。

用自己的两只手打死过两百多人，还曾经有过十七位押寨夫人。

这个山大王身材矮小，浑身黝黑，除了一双放光的眼睛外，任你怎么估也估不出他有多少勇气和精力，可沈从文知道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。

前一年在辰州河边，寒冬腊月天，有人说：“谁敢现在下水，谁就是不要命了。

”山大王什么话也不说，脱光了身子，扑通一声跳下河去，在冰凉刺骨的水里游了近一个小时。

上岸后走到那人跟前：“一个男人的命被这点水就会要去了吗？”

如果有人诉苦说自己赌牌被骗把荷包掏光了，他听了一句话不说，一会儿就会找到作弊者，把钱要回来，然后将钱一把攒到受骗者面前，又一句话不说就走开了。

山大王曾经被司令官救过一次命，于是他不再做山大王了，心甘情愿地在司令官身边做了一名亲信，侍候司令官就像忠实的奴仆。

沈从文与山大王隔壁住着，山大王经常走到他房间来与他谈天。

渐渐地，沈从文知道了他的许多故事，山大王原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只知道老老实实地种地，怕事又怕官。

谁知竟被军队抓了起来，当成土匪，押去枪毙。

还算他命大，临死前居然逃脱了。

后又被人拉上山落了草。

“最我从他那里学习了一课古怪的学程。

从他口上知道烧房子、杀人、强奸妇女，种种犯罪的记录；且从他那种爽直说明中了解到那些行为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。

我从他那儿明白所谓罪恶，且知道这些罪恶如何为社会所不容，却也如何培养着这个坚实强悍的靈魂。

我从他坦白的陈述中，才明白在用人生为题材的各种变故里，所发生的景象，如何离奇，如何炫目。

”（沈从文《从文自传》）山大王还会唱点旧戏，画几笔兰草。

每次跟沈从文聊天聊倦了，就会跳到桌上去演唱《夺三关》与《杀四门》，他的武把子显然比笔杆子当行得多。

一次吃饭时，有人告诉说，河对面的庙里，川军押着一位女匪首，一个出了名的美人，十八岁就做了

## &lt;&lt;沈从文&gt;&gt;

女士匪头子。

被抓住后，川军的年轻军官都为她倾倒、发疯。

有两个小军官居然为她大打出手丢了性命。

解到旅部后，大小军官都想占她便宜，可谁也得不到她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沈从文那颗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好奇的心又骚动了起来，他很想去看看那个女士匪。

于是就说笑话，说谁能带他去看看，他就请谁喝一斤酒。

话说完了也就忘了。

几天后的一个黄昏，山大王突然来找沈从文：“兄弟，跟我去一个好地方，你就可以看你要看的东

。”沈从文还来不及问清楚去什么地方看什么东西，就被山大王一把拉出了营房。

两人乘小船过河来到了庙里。

山大王跟看守庙的一排川军很熟悉，打个招呼就带着沈从文来到后殿的一个院落。

只见栅栏的后面坐着一位年轻的妇女。

那妇女正背对着门凑在灯前做针线，山大王走近栅栏说：“天妹，我带了个小兄弟来看你！”

那妇女回过脸来，并站起身向栅栏走来，沈从文大吃一惊，那妇女有张白白的脸，大大的眼睛。

脸庞算不上什么稀罕美人，但那副匀称的身段，那袅袅走来的步态，沈从文怎么也不能把她和杀人不眨眼的女匪首联系在一起。

这女人还戴上了脚镣，但她用布片包好了。

走动时并没有声音。

她与山大王闲聊了几句，就很着急地问：“刘大哥，刘大哥，你不是说那个办法吗？”

今天已十六了。

山大王回答：“我知道，今天已十六了。”

“知道就好。”

“我也着急，曾去卜了一课，说是月份不吉利，动不得。”

“呸！”

沈从文看见那妇人沉下了脸，不再开口说话，灰暗的灯光下，她的眼睛里有着几分幽怨，整张脸显得分外凄美。

沈从文好奇地注视着她，但也很留心山大王的表情。

他看见山大王对那妇人把嘴向他努努。

沈从文知道他在这儿妨碍了他们两人的交谈，就赶快说想先回去了。

那女人很客气地说：“小兄弟，明天再来玩。”

沈从文点头答应着，山大王便把他送出了门。

在庙门口，山大王还悄悄捏了捏沈从文的手。

作出有许多秘密以后再告诉他的样子，又转身进去了。

沈从文那一晚一直睡不着觉，他又想起了过去参加清乡部队所经历过的一切，这个叫天妹的女人怕也是受了冤枉，被当成土匪关起来的吧？

因为无论怎么看，她都不像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土匪啊。

第二天吃早饭时，副官处的人议论纷纷，说是女匪首一早已被川军拖出去砍了头。

有人还亲眼看到，说她砍头时神态自若，头掉地尸身却还不倒下……沈从文一听这消息，大吃一惊，昨晚还看见她，她还约他今天去玩，怎么就被杀了？

他赶紧跑去看，只见天妹的尸体已被人用白木棺材装殓，停放在路旁，地下有一摊血与一堆纸钱焚烧后的白灰。

沈从文心里乱乱的，赶紧去找山大王。

只见他躺在床上，两眼定定地望着房梁，一句话不说，脸色好吓人。

沈从文后来从别人口中才知道整件事的原委。

原来这个叫天妹的女匪首，虽然长得标致，但为人非常毒辣。

她早就应该被砍头了，但她还有七十支枪埋在地下，只有她一人知道埋枪的地点，照当时的市价，这

## &lt;&lt;沈从文&gt;&gt;

批武器将近值一万块钱，是笔很大的数目。

因此就把她拘押着，还特别地优待她，想诱骗她说出埋枪的地方。

山大王经常去庙里玩，与川军排长很熟，知道了这件事后，就对天妹说，他自己也有60支枪埋在湖南边境上，并说要想办法保她出来，一同把枪挖出来再去山上落草，做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山大王快活下半世。

天妹相信了他，就在沈从文跟山大王去的那天晚上，天妹以身相许，两人在监狱里作了一夜夫妻。

不料被川军看守发现，触犯了当兵的最大忌讳。

川军大小军官想占天妹便宜而不得，现在却被一个外人占了先，众人愤愤不平。

一排人上了刺刀守在门边，要与山大王算账。

刘云亭不慌不忙，听到川军高声叫着他的名字让他出来时，他紧了紧皮带，拿出两把放着蓝光的小手枪，在手中掂掂，朗朗地说：“兄弟们，天上野鸡各处飞，谁捉到手是谁的运气。

今天小有冒犯，万望海涵。

若一定要牛身上捉虱，钉尖儿挑眼，不肯高抬贵手，那不要见怪，枪子儿可不认人！

”川军才知道刘云亭不是个好惹的人，真动起手来，一条命要几条命换。

况且他们才一个排，湘军有几个营，到头来吃亏的只会是自己。

只好让出一条路，眼睁睁地看着刘云亭大摇大摆出了庙门。

既然奈何不得刘云亭，川军便立即拿天妹开了刀。

天妹死了，山大王躺在床上整整一个星期，不说话也不吃饭，大家都怕他也不敢去惹他。

七天后，忽然起了床，又和以前一样豪爽了。

他跑到沈从文的房间，对沈从文说：“兄弟，我运气真不好，天妹为我而死，我哭了七天，现在好了

。”沈从文看他的样子既可笑又可怜，只好握握他的手，表示同情和惋惜。

在龙潭一住就是半年。

去巫峡一时还没有机会，沈从文对龙潭的生活却不满足了。

在这些日子里，除了写字有些长进，每天还是很无聊，除了吃喝，便是看杀人。

这时有个机会可以回湖南，沈从文争取到了。

就要动身前，刘云亭突然来找他，说自己也要回湖南，已批了假，打算和沈从文一起坐小货船走。

原来，刘云亭最近与当地的一个洗衣妇相好，想娶她作姨太太。

洗衣妇的亲属在司令官出门时拦路告状。

回来司令官就对刘云亭说：这事不行，我们在这里是客军，再这样胡闹会影响军队声誉。

刘云亭不服，便对别人说：这是我的自由，司令官不许我娶她，我就请长假回湖南，拉队伍上山干老本行去。

他果真去请假，司令官略加思索，也就批准了。

沈从文在自己的护照上加上了刘云亭的名字，两人一起去看了船，盘算着沿途看哪些风景码头，好好玩一玩。

就在临走的那天，两人正在收拾行李，有人喊刘云亭去军需处算账，领军饷。

刘云亭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突然，楼下响起了卫队集合的哨声，值日官连声喊着“备马”。

沈从文心中纳闷，照情形好像是要杀人，但杀谁呢？

难道有逃兵？

他赶紧走到窗前，推开窗子，正好看到刘云亭已被剥光衣服，五花大绑地捆着，站在院当中。

卫队也已列队站好，准备出发。

看样子，刘云亭就要推出去砍头了，沈从文的心一下提了起来。

剥了衣服绑起双手的刘云亭，耸着一副瘦瘦的肩膀，比平时瘦小很多。

他向两旁楼上高声喊着：“参谋长、副官长、秘书长、军法长，请帮我说句公道话吧。

求求司令官恩典，不要杀我吧。

我跟了他多年，不曾做错一件事。

## &lt;&lt;沈从文&gt;&gt;

我太太还在公馆里伺候司令太太。

大家做做好事说句好话吧。

”大家互相望着，都不吭声。

这时司令官从大堂客厅中从从容容地走了出来，他手里执着一支象牙烟管，很优雅地跟两旁的高级军官们点头打招呼。

最后对刘云亭说：“刘云亭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再说什么话丢自己的丑了。

我们军队的规矩，做错了事，就应从容去受死，你不会不知道。

我们在四川做客，得人家种种优待，理应格外谨慎才对得起地方人，你黑夜到监牢里去奸淫女犯，这是十分丑恶的行为，我念你跟我几年来做人的好处，为你记下一笔账，暂且不提。

谁知你又为非作歹了，想拐骗良家妇女，还想回家上山当土匪，重操旧业，这是一种什么打算！

与其放你回乡做坏事，为害乡里，不如杀了你，为地方除害。

其他的话不要再说了，你的女人和孩子我会照料，你勇敢点做个男人吧。

”山大王听了司令官的一番话，不再大喊大叫了，他微笑地向两旁的人点点头，显得平静从容多了：

“好好，司令官，谢谢你老人家几年来的特别照顾。

兄弟们，保重，再见了。

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压低嗓子说：“司令官你真做梦，别人花六千块钱运动我刺你，我还不干！

”司令官仿佛听不到，把头掉向一边，嘱咐副官去买副好些的棺木。

山大王一会儿就被拥簇出了大门，从此不再见了。

沈从文在川东认识的这个朋友从此消失了。

但山大王鲜明的形象一直留在了沈从文的脑海中。

沈从文护照上刘云亭的名字，被朱笔涂去了，沈从文带着这本护照，独自经过无数险滩，返回了保靖。

师生恋刊物停办了，徐志摩劝他：“还念什么书，去教书算了。

”胡适先生当时正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，由徐志摩介绍，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讲师。

这不能不说是胡适的开明与胆识。

第一次登台讲课的经历，沈从文终身难忘，也成为文坛经年不衰的轶事趣闻。

那天，沈从文做了充分的准备，讲课备用的资料足足可以供一小时之用。

当他站上了讲台，抬眼一望，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人头，心里陡然一惊。

那无数双急切期待的目光，就好像一股股强大灼热的电流，击得他心慌意乱，原先准备好的话语一下子都没了，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变成一片空白。

他感觉自己像在往深渊坠落，而四周却没有任何可攀援的东西。

一分钟，两分钟，五分钟，他呆呆地站着，不发一言。

教室里开始骚动起来，同学们交头接耳。

很多同学久闻沈从文的大名，读过不少沈从文写湘西蛮荒之地的小说，今天都是来一睹大作家的风采的，却不知他为何不开口说话。

八分钟，十分钟。

沈从文的紧张竟无形地传染开去，一些女同学也替沈从文紧张起来，教室慢慢地倒静了下来。

这十分钟的经历，对于沈从文，真是太漫长了，甚至比当年在湘川边境翻越棉花坡还要漫长和艰难，但他终于完成了这次翻越。

他开口了，原先准备好的话语就像集聚在闸门口的水，一泻千里，竟然把原先预备的一小时的授课内容，统统倒完了。

接下去，又是窘迫，无言。

最终，他转身在黑板上写道：“我第一次上课，见你们人多，怕了。

”下课后，学校里议论纷纷，有人嘲笑说：“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，半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。

”这议论传到了胡适的耳中，胡适却笑笑说：“上课讲不出话来，学生不轰他，这就是成功。

”在选修现代文学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中，有位美丽端庄的女学生，叫张兆和。

## &lt;&lt;沈从文&gt;&gt;

张兆和出身名门，曾祖父张树声，是清同治年间李鸿章统领的淮军中的著名将领，曾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作战，为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，后出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。

父亲张武龄继承祖产，受近现代新思潮的影响，投资实业，创办学校，思想开明，凡贫寒人家的孩子上学一律不收学费。

张兆和有兄妹十人，她排行第三，当时正十八岁，一直在新式学校读书，既是个标准的大家闺秀，又是个受“五四”思潮熏陶的新女性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沈从文的心里有了这位姑娘。

当时的沈从文已有二十七岁了，他从未交过女朋友，也没对哪位异性倾心过。

这一次，是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他的心房。

他坐卧不宁，寝食难安，眼前老是晃着张兆和那张美丽微黑的俏脸。

可每当他在校园里、教室外碰见张兆和，他又不知对她说些什么好，他实在是个口拙的人。

他决定用自己的笔，倾诉对张兆和的好感和爱意。

写了第一封情书，接着写第二封、第三封……当张兆和收到了沈从文的情书时，紧张得不知所措，而且起了反感，一个老师，竟给学生写这种东西！

可是她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件事，又怕弄得学校里飞短流长，大家面上难看，所以就只当没这件事，听任沈从文一封情书一封情书地寄给她。

张兆和的不置可否，急坏了沈从文，他希望得到张兆和的明确答复，哪怕是片言只语也行。

可张兆和不但没有回应，而且平时还躲着他，尽量避免与沈从文照面。

沈从文更烦躁不安，他爱张兆和到了发狂的地步，可现实又使他沮丧到要自杀，以死来解脱烦恼。

这件事终于在学校里沸沸扬扬地传开了，张兆和的一个女友对张兆和说：你赶快去对校长说清楚，不然沈从文自杀了，你要负责的。

张兆和一听紧张了起来，她带着沈从文给她的一摞情书去找校长胡适，希望胡适能出面制止沈从文继续写情书，她怯怯地对胡适说：“校长，你看沈先生，他给我写信，……我还是个学生，这样不好。”

胡适却微笑着，用一副不必大惊小怪的神气说：“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啊，可以通通信嘛。”

得不到校长的支持，张兆和只好继续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，情书要写你就写，与我无干。

张兆和的沉默并没有让沈从文知难而退，沈从文那“乡下人”的憨劲与犟劲又上来了，他不屈不挠，继续着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，一封接一封表白自己情意的信他写了整整四年，一直到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，回到了苏州家中。

这时的沈从文已在山东青岛大学任教。

那年暑假，沈从文做了个非常关键的决定，决定亲自去一趟苏州张兆和家，让她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复，这个决定最终成就了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美好姻缘。

虽然张兆和从没有回复过沈从文一个字，但那一封接一封滚烫的情书，张兆和还是仔细地读了。

沈从文的情书写得真好啊，那些充满感情的文字，那些饱含忧郁的词句，时间长了，全都积淀进了张兆和的心田。

哪个少女不怀春？

不知不觉张兆和已经习惯了按时接到沈从文的情书，习惯了阅读沈从文向她倾诉的情话。

一份连张兆和自己也未意识到的感情，已悄悄地在她心里萌芽了。

1933年夏季的一天，沈从文出现在苏州九如巷3号张家的门口，那次的探访，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这样记叙：我父亲与继母那时住在上海。

有一天，九如巷3号的大门堂中，站了个苍白脸戴眼镜羞涩的客人，说是由青岛来的，姓沈，来看张兆和的。

家中并没有一人认识他，他来以前，亦并未通知三姐。

三姐当时在公园图书馆看书。

他以为三姐有意不见他，正在进退无策之际，二姐允和出来了。

问清了，原来是沈从文。

他曾写了很多信给三姐，大家早都知道。

于是二姐便请他到家中坐，说：“三妹看书去了，不久就回来，你进来坐坐等着。”

## &lt;&lt;沈从文&gt;&gt;

”他怎么也不肯，坚持回到已定好房间的中央饭店去了。

二姐从小见义勇为，更爱成人之美，至今仍然如此。

等三姐回来，二姐便劝她去看沈二哥。

三姐说：“没有的事！”

去旅馆看他？

不去！

”二姐又说：“你去就说，我家兄弟姐妹多，很好玩，请你来玩玩。

”于是三姐到了旅馆，站在门外(据沈二哥的形容)，一见到沈二哥便照二姐的吩咐，一字不改的如小学生背书似的：“沈先生，我家兄弟姐妹多，很好玩，你来玩！”

”背了以后，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了。

于是一同回到家中。

沈二哥带了一大包礼物送三姐。

其中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，有托尔斯泰、陀斯妥也夫斯基、屠格涅夫等人的著作。

这些英译名著，是托巴金选购的。

又有一对书夹，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，看来是个贵重东西。

后来知道，为了买这些礼品，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。

三姐觉得礼太重了，退了大部分书，只收下《父与子》与《猎人日记》。

来我们家中怎么玩呢？

一个写故事的人，无非是听他讲故事。

如何款待他，我不记得了。

好像是五弟寰和，从他每月两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，沈二哥大为感动，当下许五弟：“我写些故事给你读。”

”后来写了《月下小景》，每篇都附有“给张小五”字样。

(张充和《三姐夫沈二哥》)张兆和家是个有兄弟姐妹十人的大家庭。

前四朵是姐妹花。

大姐元和，二姐允和，三姐兆和，四姐充和，都是有品有貌的才女，后面六个弟弟。

张兆和的母亲去世早，父亲又娶了继母，因为办实业，常住上海。

苏州的家中就一帮儿女和保姆。

张兆和的父亲思想非常开明，对子女的教育，是让其自由发展，对子女婚姻恋爱，更加不干涉。

儿女如果告诉他，他就笑嘻嘻地接受，从不去查问对方是干什么的，有多少收入等等，对其门户出身更是没有偏见。

有一次，一位邻居派了媒人来向他求大女儿，他哈哈一笑说：“儿女婚事，他们自理，与我无干。”

”从此再没有人向张家提亲了，张家的保姆常对外人说：“张家儿女婚姻让他们‘自己’去‘由’，或是‘自己’去‘自’来的。”

”沈从文去过一趟苏州，与张家兄妹都较熟悉了，张兆和收了礼物，对他也算有了点反应，沈从文感觉好多了。

接下来，他又二赴苏州。

沈从文二次赴苏州后，便和张兆和一起去了上海，看望张兆和的父亲与继母。

这次拜会含有相亲的意思。

张兆和的父亲与沈从文很谈得来，彼此心照不宣。

其实，在这次赴苏州前，沈从文就写信给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，请她征询她父亲的意见，并要求张兆和说：“如果你爸爸同意，请一定让我早些知道，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。”

”在得到父亲的意见后，张允和与张兆和姐妹俩，一同去了邮局，分别给沈从文拍发了份电报。

张允和在电文中只用了自己名字上的一个字：“允。”

”而张兆和的电文是这样说的：“乡下人，喝杯甜酒吧。”

”电报员好奇怪，问张兆和这是什么意思，张兆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你甭管，照拍好了。”

”至此，沈从文对张兆和长达四年的马拉松式的追求总算有了圆满的结果。

<<沈从文>>

<<沈从文>>

编辑推荐

<<沈从文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